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計年轉官。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徽殿。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母得以赫罕彈弓隨行。乙丑詔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聞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丙寅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榜。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俊民攬人也。戊戌契丹歸明人武珪為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武珪本鎮州人陷虜歲久頗知虜中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特錄之。己亥宰臣富弼

以母喪去位。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臣母喪。親宴。仁宗威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云。議者皆以為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弼親嫌。不當是請。則猶可。今略加

刪潤也。辛丑。賜衢州進士程汝士周顥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

月賢妃所生。後封冀國永壽。童叔妃所生。後封邵國。甲辰。詔翰林學士

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戊申。辛後苑賞花

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詔禮院封柴氏後

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

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庚戌。詔大理寺。命官

有不當書罪而摺拾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鞫罪以聞。從殿中侍御史衷

行陳洙所奏也。改要詳之。不須具貳。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

冠平。知滁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為淮南轉運使。市物

不償價。已嘗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也。

田負外郎李師中。權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蕭注治邕。八年有峒

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入溪峒貿易拮据以失衆心。卒致將卒覆敗。經略使蕭固措置乖繆。與轉運使宋咸黨附。注既責荆南師中優言注黜。貨阻威訪略儼智高。所閹民羅寨五軍為奴。又擅發溪峒丁壯米黃金。無帳籍可鈎考。為國生事。案法當斬。今就橫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鞠實。注竟坐此責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固及咸皆追官勒停。按李師中傳。注泰州安置。固咸皆追官勒停。注傳亦云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錄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遣三官責校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宋咸。遣一官勒停。會要並同實錄。獨不見蕭注有何罪罰。疑實錄會要所載蕭固追三官下必有脫字。所載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則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責蕭注制辭。所載官位實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附見注罪罰。并因咸追停於師中權漕之後。其因咸所坐。仍就七月十七日書之。史。後考詳。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繆繫。聞輒逃去。抵其妻子者類皆釋之。二事或自有月日。則此當刪去。詔嶺南官吏死于饑賊。而其家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甲子。契丹國母遣林牙左威衛上將軍蕭晟。四方館使寧州防禦使韓胎孫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蕭礪崇祿卿李庸來賀乾元節。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癸酉。詔凡入賢為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十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備代者聽之。丙子。大理寺丞郭圓。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責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榮黜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聰臣不識面。世

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史辨劾。遂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陳旭來史傳。既載旭自辨語。又云仁宗知言者非實。以手詔召旭出。載旭自辨語可也。今亦具存之。所稱仁宗知言者非實。則有所綴飾矣。它書皆無此。今不取唐介。宋史傳云。介與趙抃。王閼等。論升之。嘉祐。文結中人聞士良。入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與王世寧連姻。則呂誨章及升之自辨三見。獨闕士良文結未末。誨章并言史志聰或宋史誤以志聰為士良兩當考。志聰至和元年正月為入內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為入內都知。宋史全文呂中曰。宦官官要。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漢世入主除拜大臣。不詔於外朝。而詢於內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貢禹元成之所憎也。梁冀者。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官妾外戚為一者。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廷之請謁。在外可得而抑之也。初諸路敦道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賴僎。潤州焦千之。成都張襍。荆南樂京等七

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襁褓子也。時漢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基喪。梓州章衮蜀州張中理。處州吳戴廣安軍蒲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張唐英政安云。明年又賜顧立同進士出身。當考。戊子。司天官。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敘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牙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壇。四隅朱絲繩繫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鼓一面。火之弓一。矢四。火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齊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乙未。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為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時。嶺海猶未平也。靖再辭而後受。謝表云。去歲邕遠失策。網緘遺逃。咽喉將。遂成侵擾。遵司喪元而肅敗。列郡聞風而震驚。因駟將以召臣。俾單車

而諭指。雖為夷聽命。願諫首惡之人。而塞將貪功求絕交爭之志。亦既與之約束。各守封疆。苟非全之必行。諒吾國之能固。猶以嶺服之外。絕數相通。俾賊此州。以辦邊事。去年八月。錄量安撫時可附此。丙申。詔諸知州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毋得賣易。及以折物價。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道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徬望。人心岌業。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已邑之主。若六官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惠之大計也。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己亥。為軍副都指揮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鼎代韓絳為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鼎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疏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遽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

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譏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速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它賜。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感。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即自稱劉子。與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窮羣情。眩惑使之然爾。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故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又遣官蹤決三京。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禹與雨。丘與區也。偏為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

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為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冒犯榮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為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為鄧。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為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授。詔曰。祖諱親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譙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國。辭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雅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吳延祚以父名璋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授起復光祿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傳父名著。奉禮郎張子奭父名宗禮。以傳為大理寺丞。子奭為太祝。皆請避而許者。如淳化中畢士安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億

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為羣牧使皆曾國辭此又雖請避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指詳禮律立為永制請約雅照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忌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律文申明之庚戌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止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驅所犯入榜境上隆緒之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邊吏因循不能止於是宮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巡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舉捕魚之禁趙滋先以宮苑使知保州四年甲戌領忠州刺史知雄州也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徹食奉天抑已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

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祇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精微既而陰雲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層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過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日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層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朝宿請舉社或附此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以象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丁

卯。徙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污。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仕。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裕享赦書而盡還之。癸酉。樞密院奏。近揀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

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要。是六月二十二日事。故附於前。甲戌。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所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爾。更須詳考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因言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

過。頗步匪彝事。會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秘密。述乃極於後。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譽。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綱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喧布况提點銀銅場將來列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獎。臣竊恐好進之輩。史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或致憂。懇切欲求。嗣即於天聽却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况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目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令進御。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社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獨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說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上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

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即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上復以優詔荅焉。按實錄。明年正月甲戌。徙知洛州。職方員外郎余藻。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按英宗實錄。治平元年二月己巳。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也。即中余藻。提點廣西刑獄。職方員外郎張述。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述蓋代藻者。嘉祐六年。未受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由已。帶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洛州時。張述已先除提點銀銅場。而實錄偶不詳。或因富弼言逆罷。述後乃更除也。當考。張述疏曰。此據張唐英改要附見。不知即富弼所指者否。當考。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効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

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絕矣。若未予細深思之。那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二祖
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絕。則陛下方為孝矣。臣
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
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思傳之子。而傳之
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
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讓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
一羊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
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
孫。且立為皇子。但止異其爵位。職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
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
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謀。蒼
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官闈左右中官兩府遞相觀望。而一
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
擇為之。欲至蒼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
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
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悉聞熟見。但欲

疑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已。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斯之時義大矣哉。復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世世泰享不絕。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宋制要錄云。同修起居注司馬光同知諫院。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錄明。牛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蒙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

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迎臣
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失。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
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
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
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倦倦之義。不能自己者。臣
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
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
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
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
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
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
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
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爲譁。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
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
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爲不當。當先改矣。若
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替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